夜走天橋

京城瑣記

淮水東

去年深秋，我去北京公幹。北京深秋時節就下雪了，不過當我十一月四日夜抵達北京時，前來機場接機的司機說，您恐怕看不到多少雪了，頭天一場雪今天都化完了。我不免有點失望。司機把我送到酒店就走了。走進電梯，小屏幕上立刻開始介紹酒店的設施和所處環境，有一句話讓我聞之一震「本酒店地處天橋」。

「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是流傳得很廣的一句話，天橋這個自古四方雜處，打把式、撂地攤的地方，名聞遐邇我卻從沒來過。在香港每天走路時，都會把手機調到網上的「曲藝電台」，這個電台是北京的曲藝愛好者辦的，以相聲和評書爲主，作品都是來自於天橋日常演出的錄音，這也是我跟天橋一直持續着的神交。

天橋在北京南城，京城向有「東富西貴」的說法，北城不知如何，但南城據說最窮，這一點現在依然明顯，從酒店窗戶看出去，夜幕下黑壓壓一片低矮的瓦屋頂，燈火稀落。還是在港龍航班上吃的飛機餐，早已餓了，走出酒店雖然已入夜，但街角上一家門釘肉餅店依然開着。推門進去除了一個跑堂的女孩子，客人只有兩個操河北口音的粗壯男人，兩人正就着拍黃瓜和醬牛肉喝二鍋頭。以前聽說門釘肉餅個頭不大，形狀如同舊時衙門口大門上的圓形門釘，頭一回吃，算着自己的飯量要了八個，再加一碗羊雜碎湯，女孩子問幾個人吃？我說一個人，她說四個就夠了，不夠再加吧。等餅上來一看傳說明顯有誤，豈止是門釘！個個都如小號飯碗碗口大小了。北方人用油用鹽眞重，這餅等於是炸出來的，一口下去既鹹且膩，唯有羊雜碎湯做得不壞，冷天的夜一碗下去腦門微微沁出些汗來。

草草一餐終了，收銀二十二元，不好吃但也着實不貴。雪後的夜，寒風穿過天橋的街筒子直透入骨。遠處霓虹燈閃閃爍爍，想必那是一些曲藝場館，留京還有十來天，心裡盤算着有空去聽一場。

讀評論集憶司馬

醉書亭

許定銘

讀林曼叔編的《司馬長風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二〇〇九）勾起不少回憶。司馬長風（一九二〇至一九八〇）是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活躍於香港，很有史識及分析力甚强的學者，除了史學著述，他以筆名秋貞理寫散文極受香港文壇重視。我一九七〇年代常到繼園台他的家去催稿，每次到訪，他都吩咐我先坐坐，然後自己坐到書桌前伏案疾筆，看着他龐大的背影，忽而仰望沉思，忽而筆落蠶聲，往往十來分鐘，千多字的散文已完成，送到字房，眞是墨都未乾，文思敏捷，令人佩服。不過，司馬的字寫得急，是出了名潦草難懂的。幸好每個字房總有一個執字專家能看懂他的字，不會弄錯。翻《文藝風雲》，扉頁有他送給我的題字，倒也端正清楚，可作手迹留念。

司馬長風散文集甚多，雜文則以《捋龍鬚的人》（香港文藝書屋，一九六九）及《文藝風雲》（台北時報，一九七七）可作代表。《文藝風雲》約十四萬字，收雜寫四十篇，書分四輯，大致可分兩類：一是有關外國文學家如索忍尼辛、三島由紀夫、史坦培克、福樓拜……的雜寫；一是他開始着手寫《中國新文學史》初時的散篇，這些散篇多是由香港昭明版的《新文學叢談》選出來的。司馬的《中國新文學史》雖然在資料上有不少錯誤，但他在評論上確實下過不少深思與苦功，也有可取之道。

「異數」陸文夫

人與事

馮　進

二〇〇五年，聽說陸文夫去世，台大歷史教授、食物學者逯耀東評價說「知味者陸文夫」是個「異數」。這是因爲，陸氏一不是蘇州土著，二非膏粱子弟，似乎先天「素養」不足，後天財力有限，卻以描寫蘇州美食享譽海內外，被尊爲「陸蘇州」，實在出人意外。

陸氏對他的「美食家」封號也認爲是「拔高」。他說，要成爲美食家，需要好幾個條件：財富，機遇，敏銳的味覺，懂得烹調原理，善於營造氛圍的手段等。反觀自己，出生於江蘇泰興農村，自認是來自蘇北的苦孩子。對蘇州這個「人間天堂」裡的風景人事，他崇拜愛戀有之，卻談不上有多麼深厚的文化素養。特別是關於姑蘇飲食，他的知識多半得益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和「鴛鴦蝴蝶派」小說家的交往。

陸老在蘇州生活了一甲子，不僅深得此地人情風物的耳濡目染，而且勇於鑽研、勤於筆耕，他的自我評價是過謙了。不過，他和蘇州這個城市，特別是姑蘇食事的複雜關係，卻值得後人細加探究。

在陸文夫的筆下，蘇州食物首先是繁榮富足、幸福生活的象徵。提到在泰興的童年，他把長江邊上耕田、捕魚的生活寫得充滿詩情畫意，但也強調了那裡的衣食不周：例如，他隨同塾師躲避日軍，在鄉間落戶時感受的強烈飢餓；家中客至，母親得溜出後門去鄰家借幾個雞蛋招待來人的窘困。蘇州則不僅有秀麗的風景讓他陶醉，各色的吃食讓他目眩，就是最樸實的白米飯也讓他回味無窮，多年後還念念不忘深巷裡小販叫賣白米的聲音。

也正因如此，他中學時代目睹「天堂裡的地獄」，看到社會不平等，窮人三餐不繼，富人窮奢極侈時，才義憤塡膺，毅然渡江參軍，加入到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中。他的社會理想中包含有「拯救蘇州」的英雄情結，但能以「農村包圍城市」，成爲天堂裡的「領導階級」，對他的農家子出身未必不是一種救贖。

蘇州美食當然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是優雅生活方式的象徵。陸文夫和周瘦鵑、范煙橋、程小青這些當年聞名上海灘的蘇州文人私交很好。五六十年代，同爲中國作家協會華東分會的成員，他經常跟着老前輩在蘇州各大飯館「吃廚師」，即，由美食家周瘦鵑指定某大廚，約定時間去吃他的拿手時鮮菜。每吃一次，大廚都要準備好幾天，陸文夫也因此領會到蘇幫菜的精緻微妙之處。這些舊式文人民國時期不僅以言情小說出名，還深諳「生活的藝術」，在報刊雜誌上發表過不少關於蘇州美食和休閒藝術的文字。周瘦鵑就不但會吃，還是蒔花種草、構建盆景的專家，又是收藏古董的高手。

陸文夫跟着他們學到了不少姑蘇文化的眞本事，「文革」中卻也因此大倒其霉。除了「反黨分子」的罪名，他還被批爲「新鴛鴦蝴蝶派」，和他們一起在蘇州受到萬人批鬥。周瘦鵑投井自盡，陸文夫被下放到蘇北農村，直到一九七八年才重回蘇州，創作生涯中斷了二十年。所以，說起鴛鴦蝴蝶派，陸氏不免言辭含糊。雖然懷念故人時情眞意切，他總要強調周瘦鵑他們更強調文學的趣味性，他自己則一向認爲文學應該「有用」，要干預社會，改善民生。

但是，就像他在《美食家》和《姑蘇菜藝》等文中提到的那樣，蘇幫菜的眞諦是家常菜和高檔菜和諧共存，華樸相濟，只要搭配妥當、節奏合適，人人都能享用。文學又何嘗不能同時達到有意思和有意義的境界呢？即使陸文夫本人的複雜文化傳承——對鄉村生活的記憶，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尋，和對傳統文化的吸收，也只能說是「食材」豐富多彩，足以爲他的文學創造加色添香。

皂角山莊

如是我見

柏　樺

當我贈於世界的力量漸漸減弱，我已把它喚回並集中在自己身上。「世界上最大的事莫過於知道怎樣將自己給自己。」（蒙田）我及時在南京與社會告別，收拾行李，扔掉俗務的糾纏和內心的羈絆再次回到了重慶，住進南岸，黃桷埡一個朋友的「鄉間別墅」。由於園內有一株綠蔭如蓋的大皂角樹，被另一位熱愛林語堂生活方式的朋友取名爲皂角山莊。

山莊的生活淡泊、閒散、寧靜，即不辛苦也不緊張，遠離了塵世的紛爭與焦慮。早晨起來打掃庭園、爲一些幼稚的花木培土灑水，然後去對面一片香樟樹林散步，山後面有一住着幾個道士的老君洞，中午與同住山莊的友人去那裡吃素食、飲茶，坐望起伏聳立的山城風景；下午慢慢走回一條清冷的街面（典型川東小鎭的路面），在一家常去的小酒店吃酒，酒店裡閒坐着幾位每日下午必至的老人，聽他們談鎭上舊事令人心裡愉快。風流瀟灑的張大千曾在這裡住過，那時常與朋友們坐滑竿出發，去十里開外的地方吃魚、飲酒，如此打發春天時光，從酒後老人的嘴裡聽來十分令我羨慕。

這一帶廣大風景中，舊洋樓點綴，隱沒在森林之間，我自由漫步出入其中，頗生懷舊之情，似乎讓我重臨幼時的「鮮宅」，或中學時代的山洞，深有返回之感。這裡充滿了秘密的重慶之美，這美雖稍嫌荒涼，卻有一顆環繞它自身的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靈魂，讓我感到陣陣激流勇退的惆悵和身體自身的悄然安逸。我在外多年，歷經多少城市、多少人物、多少事件，今日在此隱逸令人不勝唏噓，在一首詩中我歌詠了這裡的生活：

日暮，燈火初上
二人在園裡談論春色
一片黑暗，淙淙水響
呵，幾點星光
生活開始了……

暮春，我們聚首的日子
家有春椅、春桌、春酒
呵，紙，紙，紙啊
你淪入寫作
並暫時忘記了……

那時費聲已着手寫一部有關知青運動史的書。我卻從一九九〇年起詩就越寫越少了，只偶爾寫一些短詩，最多不超過十五行。而一直縈懷我心的一部長詩的構思已成了一個難以企及的夢想被擱置在一旁（我曾打算寫一部中國史詩，從一九〇〇——二〇〇〇年，其間寫許多人物與事件，毛澤東、蔣介石、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甚至陳去病、杜月笙、楊度……等等，處理這一時期的各種歷史文獻、報紙、雜誌、奇聞、逸事，盡量用當時的話語處理歷史，可惜材料和語言還未湧上筆尖，需要等待），我當然知道，「純文學的實質就是短詩，像蒼蠅那麼小，在某種程度上，詩歌正是把希望寄託於此。對於詩人，寫作長篇可是一個了不起的念頭：有序言，第一部，第二部，所有這些描寫，連篇累牘的段落……」（布羅茨基），但「詩人最難應付的是有長度的形式。這不因爲我們是短呼吸的人，而在於詩歌的事業有着濃縮的原則，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布羅茨基）

在山莊，我常同莊主討論他認爲「古怪的」人生。他是學生物學出身的，所以對人的生理疾病很關注；他也想寫一本大書，重點闡釋人類的心靈疾病，根據他的理論這病來源於生理。他年紀雖輕，精神也不見得好，臉色很黃，又好哭。一天夕暮時分，他突然在園內舉起纖弱的雙臂高呼：「我要拯救人類，人類有許多壞人。」在悄然沉沉的綠意中他的聲音異常令我吃驚。「想醫治壞人……」一個離奇的決定，使我想起《枕草子》第二六九段所說：「不能疏忽大意的是：被說為壞人的人，但看起來，他卻比那世間說為好人的，還似乎更坦率，因此不可疏忽大意。」我將這一段說給他聽，並提醒他人生的主流是險惡：「你長居山林，涉世甚少，這一點要多多體會。」《傳道書》中也說過：「一千人中難有一個良善的。」他會心地頻頻點頭，說要把這些話也寫入他的筆記中。爲了解剖人類的病症，他爲自己專門布置了一間書房（山莊共五間寬敞的平房，可供起居，外加大廚房與大衛生間），那用於寫字的書桌尤其奇特，是按照人類的腎臟形狀製成的，桌子很大，一個木製大腎佔了房間的一半，後面一排扎實的書架，醫書、生物書、流行的哲學書、甚至還有幾本暢銷雜誌和「文革」時期聽厭了的舊唱片（唱片的顏色不是紅色、就是藍色），書桌旁邊，有一個陰涼的花瓶，裡面插了幾枝深色閃光的山雞的羽毛；書桌對面是一大堆看上去又重又黑的音響設備。可以想像，莊主是怎樣伏在這巨大的木頭腎臟上思考着人類的日益壞死的腎，或在音樂聲中滿含熱淚解剖着尋求着醫治人類「憂鬱、憤怒、怪癖、不良的」腎臟……春天的夕陽透過簡陋的玻璃窗戶在他孱弱、憔悴、繃緊的外表上投下一道陰影，有時我會聽到他正義的嘆息聲……

（上）

神奇圓村落　　王國紅攝

包包

文化什錦

陳魯民

女兒從法國旅遊回來，自己買了個包，給我買了件風衣，給她媽也買了個包。我看着給她媽那個包，咖啡色的，印了許多字母，還有不少四瓣花紋，好看也談不上，倒是挺別致的，就隨口問道：「這包不錯，得好幾百元吧？」女兒馬上一臉不屑地訓斥道：「你眞是土老帽，這是LV世界名包，一個要一萬多元呢。」我聽完抽了口冷氣，半晌沒緩過勁來，乖乖，就這值一萬多，啥皮做的，眞看不出貴在哪裡了？

當然，女兒給自己買的那個包更貴，牌子叫愛馬仕，價值四萬多元，要在國內買還得貴上百分之二十。就這人家還不滿意，說是同事有用七八萬元的包包，而且都是好幾個，我這在公司裡已夠寒酸了，老是自慚形穢。女兒在上海一家美國跨國公司工作，是個部門經理，年薪是我的十倍，雖然她有這個消費能力，但我覺得也沒有必要這樣奢侈，不就是個包包嘛，能裝東西，結實好看就行，何必花那個冤枉錢？女兒說與我有代溝，不懂得享受生活，不願給我多費口舌。

這以後，我就開始注意觀察女人的包包。我的一個女同事，老公是一家公司的老總，家底殷實，出手闊綽。我以前沒留神，現在才發現，這個女同事的包包特別多，似乎隔一段時間就換一個。我有一次與她閒談，問她，你那麼多包包，都很值錢吧？她倒是對我不隱瞞，說是眞正的上萬元錢的好包就那麼兩三個，其他都是贋品，因爲經常和老公出去應酬，不光要穿得珠光寶氣，還要配上名包，要不然就很掉價，被人瞧不起還在其次，也讓人低估老公公司的經濟實力，說不定還會影響他的生意哩。

我一次和表弟喝酒，喝着喝着就說起兒女的煩心事。他的女兒大學畢業剛上班，每月工資不過三千來元，卻處處和人攀比，置辦了幾身名牌服裝，裝備了蘋果手機、平板電腦不說，還要買名包，說是不能讓同事看不起。那一個名包就要一萬多，她爸她媽剛說她幾句，她就賭氣不回家了，都一個星期了，連個電話也不打。如今的孩子們都怎麼了，眞讓人不省心。我連忙勸慰他，家家都是這樣，我家的姑娘也是如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爲這生氣犯不着，你有能力就給她置辦，沒能力就只好請她「理解萬歲」了。

據說，炫耀服飾、包包是膚淺、虛榮的表現，其實，有些高雅、有品位的女人也難以脫俗。我參加過一屆全國作代會，注意到那些著名的女作家，也都拎的是眞眞假假的名包，在一起也是在樂此不疲地比服裝、比包包。小組討論時，我和一位知名度頗高的北京女作家坐在一起，我很認眞地聊她的作品，以表示我的仰慕之意，她卻心不在焉地和我有一句沒一句地應付着。我突然發現她的包包和我女兒的是一個牌子，就改變話題問她，你這是世界名包啊，值好幾萬吧？「啊，沒錯，你也認識？這是我在意大利買的。」只有這時，她的眼裡才露出喜悅的光芒來，彷彿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蘆葦青青

人生在線

梁惠娣

蕭瑟的涼風一吹，山野間的蘆花就呼啦啦地開了，開出一片茫茫然的白。傍晚閒走，一不小心，誤入了蘆花深處。

展目野外，隨處可見蘆葦的身影。此時的蘆葦，蘆葉青青，蘆花雪白。大片大片潔白的蘆花，一團團一簇簇的，像花絮，像飛雪，也像輕盈的羽毛，風一吹，它們便朝着一個方向曼妙地舞蹈，婀娜多姿，風情搖落。

那遍野的蘆花喚醒了我久遠的童年記憶。小時候，喜歡舉着它雪白的花束在風裡跑，笑聲跟花絮一起飄遠；摘了蘆葉，放到嘴邊可以吹出「吱吱啾啾」的哨聲；也會削下蘆桿，做成蘆哨，放在嘴上一吹，「嘟嘟嘟」的哨音清脆悠揚；也有農人挖了蘆根，曬乾了，那是一味難得的中藥。

《詩經・蒹葭》裡的千古名句：「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就是蘆葦。那河岸邊的萋萋蘆葦，見證着這最最糾結的愛情。一株芊芊蘆葦、一束揚絮蘆花曾如何地醉倒了那些善感的文人騷客，搖曳進他們的清麗詩行裡。詩人寫蘆花，總會與漁人扯在一起，如：宋人司空曙賦詩曰：「釣罷歸來不繫船……只在蘆花淺水邊。」林逋說：「最愛蘆花經雨後，一篷煙火飯漁船。」朱繼芳也說：「漁翁家在何許，慣宿蘆花不歸。」蘆花中傳出的笛聲也是異常悠揚動聽的，如：宋人董嗣杲《聞笛》：「船上何人笛，吹入蘆花林。」「笛聲依約蘆花裡，白鳥成行忽驚起。」是潘閬所作；清人納蘭性德也作：「吹入蘆花短笛中。」一株蘆花，竟引發了詩意無限。

蘆花也是充滿畫意的。清代著名畫家邊壽民，是「揚州八怪」之一，號「葦間居士」，晚年他回鄉定居，結廬於城東梁陂橋畔的蘆蕩裡，名居所爲「葦間書屋」。據考，他的廬舍就是用蘆葦搭建而成的，可見他對蘆葦非同一般的喜愛。他不僅住蘆屋，更以善畫蘆雁而名聞海內。他畫的鴻雁惟妙惟肖，置於水雲蘆荻之中，顯露出清逸、恬淡的意象。鄭板橋用詩評價他的畫云：「畫雁分明見雁鳴，縑緗颯颯荻蘆聲。」

到了現代，著名畫家林風眠更將蘆雁畫出了自己的風格。其一幅《蘆雁圖》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畫中蘆葦向右搖盪，蘆雁則向左疾飛，空中更有烏雲逼至，整個畫面給人以生命的詠嘆感與心靈的震懾感。

傍晚漫步，依然是不自覺地走進了蘆花深處。想起南唐後主李煜的《望江南》裡有句：「蘆花深處泊孤舟。」一個「孤」字，總歸是蒼涼了些。而我，願意將心化爲一葉小舟，隨着風，蕩到蘆花的海洋裡，靜靜地停泊下來，那樣，是「蘆花深處泊心舟」了。

追風水瓶韓庚

繽紛華夏

田　野

伴着新年鐘聲誕生的孩子，迎接他們的或許是大雪紛飛的嚴寒，或許是辭舊迎新的爆竹。但是，新年元旦來了，春季還會遠嗎？因此，他們總是對未來充滿希望。在他們的觀念裡，沒有昨天，只有明天。他們永遠是追着風兒跑。這就是主宰天王星的水瓶座，陽光、自信、先鋒、堅韌、超帥是他的特質。

希臘神話裡的水瓶座是一位爲宙斯倒酒的神。他曾是特洛伊王國的王子，非常的俊美。韓庚就是這樣一個俊美的水瓶子。當他手持麥克風微笑着走上舞台的時候，鳥兒停止了歌唱，花兒羞紅了臉龐，觀衆忘記了鼓掌……世界的一切都彷彿在頃刻間被凝靜。不過，凝靜之後，便是瘋狂的歡呼和地崩山裂的掌聲。不少女孩忘記了羞澀和矜持，失態地張大了嘴兒：哇——，俊美的特洛伊王子，超帥的水瓶子呀——

出生在新年伊始的水瓶座永遠自信的。在他們的觀念裡，沒有昨天，只有明天，他們永遠是追着風兒跑。韓庚這個水瓶子出生於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在星座圖上，他屬於一隻智力型的水瓶。當他睜開眼，看到的是玉潔冰清的北國風光，聽到的是辭舊迎新的爆竹歡笑。一切都是那麼明媚，那麼陽光，那麼希冀。於是，他開始向着美好的方向努力。多年後，韓庚成爲了超級歌星、演員，事業如日中天。可是，當有人問他最滿意的歌是哪首的時候，他果斷地回答說，下一首。因爲，我的目標永遠是明天！

先鋒是水瓶抹不去的特質。因爲，嚴冬即將過去，春風即將吹來，春天馬上就要來臨。韓庚的人生就是這樣。

十二歲那年，他就打破了一般男孩成長的步伐，隻身來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舞蹈、武術、歌唱。九年的磨練，讓這位美麗的水瓶裝滿了藝術之「水」，接連到美國、俄羅斯、香港、台灣、澳門等地演出。可是，他不滿足。他竟然夢想開創中國藝人之先河，打算到歌星雲集的韓國發展。他參加了韓國SM公司在中國舉行的選拔活動，最終憑藉其出衆的外形、舞技及才華，以三千選一的比例在衆多參選者中脫穎而出，成爲唯一入選「Super Junior」組合的歌手，也是第一位在韓國出道的中國歌手。

你不要認爲美麗就軟弱。其實，水瓶超帥的外表裡面，蘊含着超強的毅力。在韓國「北漂」的日子裡，韓庚的環境非常殘酷。他經常是吃完上頓就想下頓。爲了生活，他不得不一個活兒接着一個活兒地幹。他就是憑着這樣一股堅忍不拔的毅力，在群星薈萃的韓國殺出了一條「血路」，成爲亞洲歌壇一顆璀璨的新星。同時，他又以壯士斷臂的勇氣，與韓國SM公司解除合約，回到了闊別六年的祖國懷抱。

追風水瓶裝的是永不枯竭的「美酒」，他感染着億萬「庚飯」，點燃了年輕人明天。因爲，元旦來了，新年來了，春天緊隨其後！